



从浮桥到高桥 黔西南山乡路越走越宽

中经记者 陈靖斌 赵毅
贵州黔西南报道

白层渡口的青石阶一头扎向北盘江。越往下走，两岸绝壁逼得越近。抬头望，峰岭层层压来，天空被挤成狭长的一线；低头看，江水撞向礁石，沉闷的回声在峡谷间来回激荡。走到江边，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委宣传部退休干部杨秀伦停下脚步，抬手指向对岸的攀枝花垭口。“红十一团一营先占领的，就是那里。”他说，“白层浮桥，架在这下面。”

李白感叹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”。站在北盘江畔，“黔道更比蜀道难”并非夸张。91年前，中央红军在贞丰境内连续架起3座浮桥，越过这道天险；91年后，同一条北盘江上，花江峡谷大桥横跨两岸，将2个小时左右的绕行时间缩短至约2分钟。

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沿着中央红军西出贵州的足迹，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从白层渡口走向花江峡谷，探寻一条江上的两次跨越。

险！3座浮桥抢时间

91年前，中央红军在北盘江上连架3座浮桥，为西进云南、抢渡金沙江赢得宝贵时间。

1935年4月，中央红军四渡赤水、南渡乌江、佯攻贵阳后，决定迅速西进云南，抢渡金沙江。当时，镇宁、关岭一线已有敌军重兵封堵。横亘在红军面前的北盘江峡谷山高谷深、江流湍急，能够通行的渡口有限。“那时候，抢的不是一座桥，抢的是时间。”杨秀伦说。

1935年4月16日，红十一团首先赶到坝草渡口。在当地群众帮助下，先头部队渡过北盘江，随后迅速搭建坝草至坡扞浮桥。

一营又沿江疾进，赶往白层。

据杨秀伦介绍，当时驻守白层渡口的是地方武装保商营。保商营副营长黄斗章与红军接触后，同意让出渡口，只提出“假打一下”，以便向上级交代。深夜短暂的枪声过后，红军控制渡口，17日完成白层浮桥架设任务。

身后有追兵，脚下是急流。红军一边控制两岸制高点、保持警戒，一边征集木船、竹木和绳索，在群众帮助下搭设临时通道。此后，者坪至弄洋浮桥也相继架起。

坝草至坡扞浮桥、白层浮桥、者坪至弄洋浮桥，3座浮桥在

短时间内横跨北盘江。中央红军主力得以快速过江，继续向云南挺进，为随后抢渡金沙江、摆脱敌军围堵赢得战略主动。

如今，江面上早已看不到浮桥。古驿道的石阶仍伸向渡口，一些石板已被往来行人磨出凹痕。

在贞丰红军长征陈列馆，讲解员谢甜甜经常遇到游客追问：“当年红军真的是从这里渡过北盘江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就是这条江。”谢甜甜说，“今天大家几分钟就能跨过去，当年红军却要在敌军追击下，一边警戒、一边搭桥，还要组织大部队连续过江。”

她指着展厅里的行军路线图，将坝草、白层、者坪3个渡口依次讲给游客听。有人听完讲解后，还会专程赶到白层，沿着古驿道走到江边。

长期研究红军长征历史的贞丰县史志办退休干部梁正国介绍，抢渡北盘江是四渡赤水战役“调出滇军就是胜利”的一次重要行动，如果不能按照预定时间渡江，后面的行军部署就会受到严重影响。

3座浮桥存在的时间并不长，却为红军继续向前抢出了宝贵时间。

难！625米高空架长虹

面对峡谷强风和超高空施工难题，建设者将2.1万吨钢桁梁精准架设在“地球裂缝”之上。

离开白层渡口，驱车沿北盘江前行，公路在山腰间不断盘旋。一侧是嶙峋岩壁，一侧是幽深峡谷。转过一道山梁，花江峡谷大桥突然跃出群山。

钢桁梁横跨峡谷，两座桥塔分别立于北盘江两岸。站在桥上向下望，江面已细如一条青绿色的带子。

花江峡谷大桥是六枝至安龙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，全长2890米，主桥跨径1420米，桥面距水面625米。主桥跨径居山区桥梁世界第一，桥梁高度居世界第一，被称为“横竖”都是世界第一。

要把这样一座桥架在“地球裂缝”之上，首先要过峡谷强风这一关。花江峡谷地形破碎，两岸高差巨大，峡谷风向多变，瞬时风力最高可达14级。钢桁梁需要在600多米高空完成吊装，温度、湿度和风速的细微变化，都可能影响施工精度。

大桥钢桁梁由93个节段组成，总重量约2.1万吨。建设团队采用智慧缆索吊装系统，将钢桁梁从峡谷边缘吊起，牵引至预定位置，再在高空完成毫米级对接。

快！2个小时缩至2分钟

花江峡谷大桥打通六安高速关键节点，让北盘江两岸通行时间从约2小时缩短至约2分钟。

对于峡谷两岸群众而言，625米和1420米是令人震撼的工程数据；2个小时和2分钟，则是每天都能感受到的生活尺度。

大桥通车前，贞丰与关岭两岸隔江相望，车辆都要沿着盘山公路绕行2个小时左右。如今，驶上花江峡谷大桥，约2分钟便可跨越北盘江。

缩短的时间，分布在群众就医、学生上学、客运班车通行和农产品运输的日常里。

通！山货出山，机会进村

大桥带来的不只是人流物流，更让民宿、餐饮等新业态进入山乡，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。

花江峡谷大桥下，小花江村依山而建。青瓦石屋散落在北盘江畔，村庄与大桥直线距离约1公里。

过去，这里交通闭塞，村民收入主要依靠种养和外出务工，年轻人大多翻过一座座山，到外地寻找工作。

“大桥通车后，很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开始返乡创业，大家开起了民宿、做起了餐饮，文创等其他行业也做得有声有色，既解决了创业难的问题，又达到了增收致富的目的。”贞丰县委党校派驻小花江村驻村干部潘忠祥说。

梁德财是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之一。

下午，梁德财正在查看民宿扩

建的新房间。木门刚刚安装，屋内还堆放着装修材料。从窗户向外望，花江峡谷大桥横跨两岸，车辆不时从桥上驶过。

大学毕业后，梁德财曾到浙江找工作，每月工资三四千元。后来，他回到小花江村，家里养着100多只羊。那几年，大桥正在建设，他放羊、干活时，总能看见桥塔一点点升高，钢桁梁一段段伸向峡谷中央。

“那时候就在想，世界第一高桥修在这里，以后村里肯定会有机会。”梁德财说。

继续养羊，收入有限而且辛苦；开餐馆，他担心一个人忙不过来；做民宿，又需要拿出一笔不小



花江峡谷大桥横跨两岸，将约2个小时绕行缩短至约2分钟。

受访者/供图

为掌握峡谷风的变化规律，建设团队反复开展风洞试验，并引入多普勒激光雷达测风系统，持续采集风场数据。93个钢桁梁节段全部吊装完成，用时73天。

“修建这座桥，本身就是一次极限挑战。”贵州交投花江桥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黎灿说。

2022年，大桥开工建设。此后3年多时间里，两侧桥塔不断升高，钢桁梁从两岸向峡谷中央逐段延伸。2025年1月，大桥合龙；同年9月28日，正式建成通车。

最后一段钢桁梁完成对接的那一刻，六枝至安龙高速公路也打通了关键节点。

出行和运输通道。

在贵州，高桥正在成为连接路网的重要节点。

截至2025年年底，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9500公里，已建和在建桥梁超过3.2万座。纵横群山的公路和桥梁，把一个个被山川分隔的县城、乡镇和村寨连接起来。

黔西南州累计建成高速公路9条，通车里程达到745公里，实现县县通高速。过去，人们需要沿着山

势寻找道路；如今，一条条高速公路穿山越谷，“三省通衢”的区位优势正加快转化为交通优势。

公路向山外延伸，也扩大了山乡产业的市场半径。农产品沿县乡公路进入高速公路网，游客经高速公路直达村寨，原本被山川切割的生产和生活空间重新连接起来。

在北盘江上，2个小时到2分钟，记录着一座桥的通行效率，也折射出贵州交通格局的变化。

红色故事怎样成就今天的好日子

中经记者 陈靖斌 贵州黔西南报道

“大家现在踏上的红色步道，全长120米，暗喻中央红军长征红飘带中的一段征程。”

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威舍镇发哈村，讲解员施令翠带着游客沿步道缓缓前行。两侧红墙高低错落，通道狭窄蜿蜒。

讲故事的人：让记忆走出展柜

红色遗址不会自己讲述历史。

在贞丰红军长征陈列馆，讲解员谢甜甜将中央红军在贞丰境内的行军路线、战斗经过和军民故事串联起来。

施令翠所讲述的威舍战斗，同

走到一处红墙前，她讲起91年前的威舍战斗：1935年4月23日上午，红一军团一师五团从红板桥方向抵达威舍。为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安全通过，红五团阻击尾随而来的敌军，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，以牺牲3名战士的代价完成任务。

步道外，景区保安胡明进开始

样保存在当地人的记忆里。战斗期间，威舍猪场村遭敌机轰炸，女红军贺子珍负伤，被紧急转移至猪场寨余家作坊。简单处理伤口后，她又被转往蒿子冲救治。

在猪场村，余家后人余伦启仍

站旅游岗的人：把游客留在村里

发哈村景区入口处，胡明进每天迎送一批批游客。“以前守着地，收入不稳；现在守着景区，日子稳了。”

威舍镇党委书记陈朝鹤介绍，发哈村依托红色美丽村庄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，统筹推进红色教育基地、高标准农田和村级吨袋厂，在发展红米、生姜、薏仁米等特色农业的同时，为群众提供家门口的岗位。

如果说发哈村解决的是如何让红色故事吸引游客，那么万峰林探索的，则是如何用田园、民俗和乡村生活把游客留下来。

雨后，峰林青翠，稻田铺展。一列“福趣小火车”缓缓穿过田间。万福村党支部书记朱玉美站在小火车旁，笑着问游客：“是不是闻到稻花香了？”

这片如今已成为风景的田坝，过去却让村民颇为头疼。万福村原名洛水洞村，地势低洼，经常遭受水淹。村民分散种植小麦、大葱、洋芋等作物，品种杂、规模小，有时投入了劳力和生产资料，收成仍不理想。

随着排洪设施和机耕道逐步完善，村里围绕万峰林景区调整农业结构，推动水稻规模化、标准化种植。通过统一选种、育苗、整田、插秧和管护，以及农业技术指导，水稻亩产由过去的几百斤提高到上千斤。粮田有了更稳定的收成，也成了游客眼中的风景。

“福趣小火车”由旅游公司与村集体合作运营，村集体按照项目流水参与分红。朱玉美介绍，小火车试运营40天，总收入50多万元，村

了一天的工作。发哈村推进红色美丽村庄建设前，他主要在家务农，一年收入约1万元；如今在景区上班，每年增加2万多元收入，既能照顾家人，也不耽误农忙。

一个把红军故事讲给游客听，一个因红色旅游有了家门口的工

作。长征精神如何走进今天的百姓生活？答案既在讲述里，也在收

记得祖辈口口相传的往事。当时，村民不知道这支遭遇轰炸的队伍是谁，只知道来了一群“路过的人”。后来，他们才知道那是红军。祖辈还告诉他，红军纪律严明，不随便进入群众的房屋和灶房。

集体分得10多万元。相关收入用于道路维护、环境整治和举办丰收节。每到丰收季，稻田旁摆上千人的长桌宴，原本单一的农业生产延伸出观光、体验、餐饮和节庆消费。

田坝吸引游客，民宿则把游客的停留从几个小时延长到几天。万峰林旅游集团党委委员姜心彤介绍，当地民宿从最初的几十家增加到上百家，如今已超过300家。不少经营者流转村民房屋进行改造，住进万峰林，经营民宿。

当地通过布草集中洗涤配送、产业联盟和经营者交流等方式，推动民宿改善卫生、安全、餐饮和接待服务，并协助解决水电、排水等实际问题。游客留下来以后，消费也进入更长的本地链条：万峰林蛋炒饭

入账本里。

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沿着中央红军西出贵州的足迹，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走进贞丰县、兴义市和兴仁市，探访红色遗址如何变成研学课堂，乡村田坝如何变成旅游场景，农家院落如何变成民宿，一颗桃子又如何被做成产业链。

一边是讲解员依据史料讲述，一边是当地群众以家族记忆补充，红色历史由此成为村寨里仍被谈起的共同记忆。游客走进来以后，还要看能否为村庄留下工作岗位和发展机会。

所用的稻米、土鸡蛋、糟辣椒、猪肉和蔬菜，大多来自当地。

福建人苏秋烟是民宿经营者中的一员。2005年，她第一次来到万峰林，被平地而起的峰林、雨后云雾和傍晚晚霞吸引；2019年转向民宿行业，2022年有山阁民宿正式营业。她就近收购村民种植的蔬菜、稻米和养殖的家禽，服务人员优先聘用周边群众，还会带客人走进村寨、逛集市、体验农事。

有客人每年都会前来小住，也会带朋友到访。对他们而言，来到万峰林不再只是看一眼风景，而是暂时住进村庄。民宿留下游客，采购留下订单，招聘留下岗位；游客多停留一天，乡村餐饮、农产品和体验项目就多一份增收可能。

种果树的人：让一颗桃子有更多卖法

从万峰林来到兴仁市海河村，红军长征留下的战斗记忆，也在与桃产业、乡村旅游发生新的联系。

1935年4月，中央红军进入兴仁后，红三军团奉命在海河一带阻击敌人。面对占据制高点的敌军，红军且战且退，诱敌深入，最终依托伍冢一带的青杠林重击敌军。

枪声远去，如今的山坡上已种满桃树。海河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林必菊介绍，海河村已有50多年桃树种植历史，桃产业规模达到5000亩。过去，农户分散经营，种植管理标准不一，鲜桃成熟期集中、保鲜期短，客商压价、果品滞销和附加值较低等问题长期存在。“散户单打独斗，议价能力比较弱。”

海河村成立了贵州桃满山农特产品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桃满山公司”），打造自主品牌，建设仓储直播基地，将鲜果销售、游客采摘、直播电商和桃酒深加工串联起来。未能及时销售的鲜桃，可以通过深加工转化为桃酒，减少损耗并延长销售周期。

黄土老组组长、桃农孙志忠过去最担心桃子集中成熟时“没人收”，一旦销售不及时，桃子就可能烂在树上。如今，一颗桃子有了鲜果销售、游客采摘、直播电商和酿酒等多种卖法。

产业链延长以后，也吸引了外出人员回到村里。宋开顺过去在外做生意，看到村里发展桃产业、拓展深加工，便回乡参与桃满山公司的经营。“家乡变好了，才想回来发展。”他说。如今，他既能在家门口挣钱，也能照顾家庭，收入比过去在外时还高。

林必菊介绍，海河村集体资金累计收益达到189万元，相关资金用于村道和产业路维护、污水治理、环境卫生改善、红色阵地管护，以及困难群众慰问、学生资助、公益性岗位补贴、农技培训和桃园水利设施修缮等。

如今，海河村依托战斗遗址开展党史研学和红色文化活动，并将春季赏桃花、夏季采鲜桃与餐饮、文创产品、乡村步道等业态结合起来。红色研学带来客流，桃产业承接消费，产业收益再用于改善村庄环境和公共服务。

傍晚，发哈村的红色步道上，一场讲解接近尾声，胡明进仍守在景区入口；万峰林的民宿亮起灯光；海河村的桃酒展柜前，返乡村民向游客介绍鲜桃经历的产业变化。

长征精神如何走进今天的百姓生活？答案不只在陈列馆和遗址里，也在讲解员的一次次讲述中，在村民家门口的一份工资里，在民宿采购的一篮蔬菜里，在村集体分得的10多万元里，也在一颗有了多种卖法的桃子里。